

不让女儿考美院附中,不肯办个人画展 他说自己“半生不熟”

本报记者 刘玉涵

在女儿马宁看来,爸爸画肖像也画得很好,但画得不多,基本都被美术馆收藏了,只留下一幅妈妈的肖像画,不舍得送走。相比人像,马玉如更偏爱山水,因为在山水画里可以用色彩更为畅快淋漓地抒发自己的情感。

“教学工作也是一门艺术”,马玉如认为,教学工作对象是人,虽然有着一定的规范,但在实践中常常因时因人而异,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。和他的艺术观是一脉相承的。



千峰一室足生平 布面油画 50X61cm

文脉赓续

女儿的画

马玉如不让女儿考美院附中。

马宁一度不太理解父亲的决定,后来渐渐明白,父亲有他的考量。作为校长的女儿,她考附中不能保证老师评判的公正性。即便马宁是凭自己的能力考入了附中,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,老师们也难免会对她放松要求。这是马玉如不希望看到的学习状态。

自始至终,父亲都坚持一个原则: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。

不可否认,马宁因此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,没能像父亲那样专注于艺术创作的探索。马玉如说,因为自己的身份,不得不亏待女儿。

马宁正式学艺后,父亲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要求她。有一次,暑假作业要画一个苏联老妇人肖像,马玉如认为整幅画画得较“软”(虽然人物有肌肉,但是用线要硬朗一点,不能太松太软),要求她改。马宁偷懒不想再改,马老师见状,把整张画撕掉了。

重新画。

他给女儿分析,为什么画会显得软,应该怎样更好,然后示范,再画,再修改。他对自己的创作也是如此。有一次,马宁看到父亲翻出了很多年前的画,还要再改,还叫她一起看看用色和笔触。

马宁说,和父亲在一起,很多时候的感觉如同师生,不同点仅仅在于“他不会撕学生的画。”

但在生活中,马玉如说,“我喜欢自由散漫的”,和学生们打成一片,一起游泳,一起做运动。

20世纪80年代,附中每年元旦都会有联谊舞会,有一回,马玉如也来了,看到有学生偷偷吸烟,他把烟夺过去,严肃批评他们年纪太小不能抽烟。

重视主观、注重情感、以人为本的观念影响着女儿。

马宁在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负责美术教科书的编写。应该以怎样的眼光选择美术教材的文本?如何引导孩子们感受美、欣赏美,从而创作美?怎样让美育普及得更广泛、更有效?面对这些问题,马宁像父亲一样,从每个人的成长需求和真实情感出发。

半生不熟

2022年秋,马玉如给学生陈焰打了一个电话,叫她来家里把没用完的画布和外框搬走。

一辈子画画、教书的老先生,感到自己不太画得动了。但是家里还有不少画材可以继续用,他请中国美院综合绘画系主任陈焰帮忙,留给后生。

尽管不参加公共活动,但马玉如会在美院毕业展后半期人少的时候去现场,看一看现在油画系年轻的学生有什么新趣味。2019年他去看展,正好赶上小型研讨会,他也乐意参加,主要是表扬,觉得现在“面貌多样,是好事”。

马玉如的外孙女也走上了艺术之路。祖孙俩会在看展回家的路上讨论观展的感受,他乐于看到涌现出的新颖创作,但是也强调经典之作的价值,期待材料之外更触及内核的创新——他说,要用批判性的思维去赏析当代艺术作品。

浙江省油画院院长常青知道马玉如很少参加活动,自己办展览不敢邀请老师,怕被拒绝。谁知开展前两天,马玉如主动来找他:“你的个展我要来。”

但他不喜欢麻烦别人。中国美院院长高世名邀请他到学校美术馆做展览,常青、佟飏、楼笙华、陈焰、张俊等都是他的“说客”。直到2022年,马玉如才在多方“劝说”下,跟高友林合办了展览。高世名在展览致辞中说,马老师的谦虚有两重意思:一是在同代人中他一贯的谦让,他反复说应该让徐永祥、徐君萱、金一德、汪诚一、高友林等老师们先做;第二,他的谦卑是因为他的参照系实在太伟大了,他参照的都是莫奈、塞尚这些大师,他对话的都是林凤眠、吴大羽、倪貽德、胡善余这些中国现代绘画大家。所以提及自己的画,他自评“半生不熟”。

大部分时候,他只是在家中安静地画画,画春日里的江南,画夕阳下的山峰,画雪山、村舍、塔寺,画秋色、夕照、华光,把大好河山收于一掌,然后再一遍遍修改,直到自己阶段性满意。

一张张画布熠熠生光,而画前的人从来只是一身素色衣衫,不加任何修饰。

藏千峰于一室,隐灿漫于淡雅。

马宁时常觉得家里会“升腾”一股平静的气场。当她结束忙碌的工作,回到家,就会感到自己被治愈了——有时候,父亲在画室画画,母亲在厨房烧饭;有时候一个在抄写唐诗,一个在背唐诗。这画面好像可以洗涤快节奏生活带来的浮尘。她甚至感到,这气场已经漫延到了南山路上,只要一走入,便觉得心静。



刘玉涵

行路 读书



扫码阅读更多内容